



苗岭集

蹇先艾



苗 吟 集

周 作 人

苗 岭 集

楚 先 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苗 岭 集

著 者 塞 先 艾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72,000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482

定价：(八)0.34元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共包括十九个短篇，絕大部分都是反映少数民族地区解放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所起的巨大变化。其中《重安江边》《在很远的日子》《青年侗族歌手》等篇描写少数民族因成立自治州而流露的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忆再訪松林乡》《青岩乡的一天》描写的是貴州高原农村面貌的变化。《苗岭枯树喜逢春》《茅黄幼儿园》描写老年人和儿童在公社化以后的幸福生活。其余各篇，有描写生产能手在工农业战线上的冲天干劲的，也有对已故文学家的悼念。

2023

目 次

忆再訪松林乡	1
重安江边	12
在鎮远的日子	16
游飞云岩	21
青年侗族歌手	24
一天的日記	29
青岩乡的一天	33
愉快的晚会	38
开端	46
农民詩人朱昭仲	51
喜报到农村	57
两个突击队长	62
难忘的会晤	67
苗岭枯树喜逢春	79
茅黄幼儿园	85
山城贵阳的今昔	95
致保卫总路綫的战士——刘紹洲同志	100

鼓舞·感激·追忆 ····· 107

悼念王統照先生 ····· 113

后記 ····· 120

忆再訪松林乡

还是一九五五年初冬的事。

突然襲来的寒流已經过去了，又是和暖的、小阳春的天气。灿烂夺目的阳光普照着大地，一望无垠的藍空鋪着白雪似的云絮，一只矯健的老鷹在云端打圈，发出了尖厉的、惊耳的长唳。山坡上到处都兀立着参差不齐的光裸的树木，只有耐寒的松、柏、棕櫚和竹林还保持着它們濃淡不同的綠色。在高低不平的田野里，却伸展开了一大片一大片的蔥翠，显示出小麦、油菜和胡豆的丰饒。

就是这样一个晴美的早晨，我同区委書記郑习庭去訪問松林乡。

松林乡是一个苗族和布依族聚居的山区，农民們很多年来都住在山前山后分散的茅頂竹壁的小屋里，一般劳动力很强，男女老少都能下田，姑娘們不但会作粗活，而且綉得一手好花。一到晚上，常常可以听到青年男女們嘹亮的歌声：在室内，有时用二胡伴奏；在山头和水边，男的常常熟練而灵巧地吹着木叶来向姑娘們呼喚与答和。松林乡风气朴实，农民性情活潑，到处都表現出一种閃爍着光彩的朝气。他們走社会主义的勁头也很大，尽管比中心地区稍迟

一些。以前开始宣傳合作化和試办小社的时候，我在松林乡住过两个月，我很喜欢这个地方，这次还准备到那里去再住一些日子，并且帮农民們做点工作。

布依族农民出身的区委书记，是我的一个老相識，人很年輕、精明、能干，身材矮小，一張方方的、被太阳晒黑了的瘦削面孔。一頂黃卡嘰布工作帽戴向脑后，紧紧地箍着他的头部，前額突露出一綫卷曲的头发，穿一身藍布工作服，他給人們一个总的印象是：朴素、誠懇。我記得一九五四年初，县委书记領導着我們在那里开展合作化运动的时候，他还是五区区长。松林乡是推动全区农业合作化的重点。郑习庭一天到晚都在彼此距离很远的那些村子里跑来跑去，以一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勇敢战士的姿态，領導着农民弟兄們生产、办社，大风大雨都阻拦不了他的脚步，遏止不住他的高度的革命热情。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到区里来。会一开完，背起雨傘，挂着电筒，急急忙忙地又走了。这回一到县委会，我就听說我們走了以后，他便担任了五区的区委书记。我相信今后在他的領導之下来搞工作，肯定是非常愉快的。

我們两个一面亲切地談話，一面开始爬山。山势很陡，刺脚的小石块很多；郑习庭故意放緩了步子来等我，不时还問我：“你爬山不累吧？”“是不是歇一下再走呢？”从他的口里我才知道松林乡的党员已經由七个发展到五十多个，团员已由三十四个增加到一倍以上。想不到全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两年当中已經从两个办到十二个。全乡四百四十

二戶農民，有三百二十六戶都入了社。有四個互助組聯組最近就要全部入社了。一九五五年，五區儘管鬧了一點災荒，七個老社始終人多力量大，不僅戰勝了旱災，多數社都增了產，個別社也保持了去年的生產水平。現在他們正在整黨，整團，搞全面規劃，馬上就要辦高級社了。

鄭習庭挺着胸脯往前跨步，他把頭一揚，咬字雖然不很清楚，但是聲音卻非常堅定地說：“我們學了六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指示以後，擦亮了眼睛，明確了方針、政策，今后的工作就好搞得多了；當然搞起全面規劃來，新問題、新困難還是會有，也不一定會少；只要我們耐心教育農民，根據中央的精神及時檢查工作，分析情況，對症下藥，問題並不是不能解決的，老蹇，你說對不對？”

當我們走下了一條陂陀的岩石路，跨過幾個很矮的小丘，進入大園村的時候，區書記的眼睛很明快，用手向右边那片油綠的山坡一指道：“你看，大園社的社員們都在坡上做活哩，沒有一個人不來，這個社的人心向來整齊！”

我抬頭望去，果然有不少的農民在那里來來往往，上上下下，挑糞澆菜。他們有些人用手在向我們這個方向指划着，似乎也望見了我們。有一個農民忽然放下他的糞桶，一口氣就跑下坡來了。他一直走到我們面前，我才看清楚原來是社主任顧銀山，滿面含笑，精神還是同過去一樣飽滿。他向區書記打了一個招呼之後，就大步地走過來。我首先伸出手去，他的那只粗大的手把我緊緊地握着不放，彼此都感到一種久別重逢的親切和溫暖。他的皮膚變得更加紅

褐了，嘴上已經蓄起一点胡髭，高兴得搖晃起头來說：

“同志，沒有想到你又回来了，怎么一去就这样久呀！是不是同指導員到我們社里去坐坐呢？”

我仔細地打量了一下这位一向沉着、乐观的苗族农民，微笑着，徐徐地說：

“我看用不着了吧，在这里遇到你就行了；我們不能耽擱你們的生产，晚上再去你們社里吧！我在这里住的日子还长。今天早上，我們預备到各处看看，过两天就下来幫你們搞生产了。”

一看見顧銀山，馬上就把我一度引到回忆里去。

一九五四年，松林乡宣傳了过渡时期总路綫，总结了生产以后，农民們的心都豁然开朗了，立刻卷进了报名入社的高潮，两三天的工夫，就有六十多戶参加了大园社；但是不到三个月，反动富农滕金貴便千方百計地在暗中破坏兄弟民族内部的团结。有些富裕农民很快地被滕金貴拉走了，也有一部分社員被他用高价、預付工資和酒肉招待引誘去給他做活。有四十戶陸續退社，只剩下二十四戶，其中有十七戶还是缺粮的。当时不仅富农們在一旁幸灾乐禍地嘲笑合作社，連有几个互助組和个体农民把大园社都躲得远远的。顧銀山心里一点也不着慌，他拍着胸膛說：“我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大路，以往的日子，我們已經把罪受够了，我們不能再回轉去遭孽了。碰到困难低头的，就算不得共产党员！”开了群众大会，公安部門把那个反动富农逮捕了。顧銀山一直坚持地同留下来的社員們把社办下去。他們斗争和

苦干了两年的結果，因为收入增加，現在社員們的生活已經普遍地得到改善了。据說这次他們对冬季生产的情緒特別高，出工很勤。他們的奋斗史，前一段是我亲眼看見的，后来的情形是乡支部書記写信告訴我的。

顧銀山一面吸着区委書記遞給他的那支紙烟，一面興奮地向我談起大園社一九五五年賣余糧的情況：社員有十四戶都賣了余糧，有九戶是自給戶，只有一戶缺糧二百四十五斤。

鄒習庭也搶着對我說：“大園社以前总共二十戶貧农，你是知道的，現在情況已經大變：只剩下四戶貧农，有十一戶已經上升成新下中农，有六戶上升成新上中农了。社員們都認識到自己能够有今天，与党的英明領導和农业社的优越性是分不开的，大家都希望把社扩大起来；好办高級社。”

“在我們社里，早就下定决心奔社会主义的那些社員，”顧銀山那双烏黑的眼睛望着我們，很清楚地分析道，“就跟毛主席表揚的三戶河北貧农一样，这陣大家更加坚决了；原来还有点怕人多无好湯，猪多无好糠的人，看見社里增了产，也放心落意了。象这样，我們当社干的还发什么愁！还不應該赶快把初級社办好，給办高級社創造条件嗎？”

我还有点不放心地問道：“当初退社的那些农民弟兄，現在他們抱一个什么态度呢？”

顧銀山一听，聳了一下肩膀，几乎笑出声来道：“哎哟！同志，你还在担心他們嗎？我忘了給你說，問題早已解决了：其中有几戶早就回到社里来了；还有一些人，同另外一

个互助組又办起了一个新社。一个农民，就看他的覺悟早迟，哪个还不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啊！”

我們和顧銀山分了手，順着蜿蜒的山徑一直走下去，不过一里路的光景，便到了那个基础比較好的紅山老社。女社主任的家就是社址，已經由土牆木窗的茅屋改建成为軒敞、高大、有玻璃窗的三間瓦屋了。虽說新居才搭起架子，盖上了瓦，屋壁还只装了一半；但是因此倒十分突出地显露了屋內那些新式农具（双輪双鋒犁、七寸步犁、打谷机和玉米脫粒机等）的面貌。門上还貼着嶄新的五彩“工农联盟”的門画。这个社的田土大半都环繞在社址的周圍。几个生产队正在一片碧色的田野里工作，东一群，西一群，有說有笑，起勁得很。有些农民动作嫺熟地，一鋤一鋤地在薅着小麦。青年姑娘們穿着居家的便服，在半坡上輕松地一边薅麦，一边漫声唱着动人的山歌，表现出她們劳动的快乐。有些农民用很粗的杠子从荒山上抬着捶碎了的石块下来，到窑里去燒石灰（这是紅山老社的副业），一边走，一边吆喝。有些老年妇女却坐在紅山社門口的一个小小晒坝里，手搖着木制的、发着咿呀声音的棉花机，把一攢一攢带籽的棉花塞进机器里去，很輕巧地搖出来，便成为脫了籽的，洁白的棉花。从地里摘来的棉花象云团似地堆滿了青石砌成的整个晒坝。社主任謝銀珍递了一条板凳給我們，我們就在那个晒坝上坐着談起天来。

紅山老社是一九五四年初办起来的。原来是一个以苗族农民为主的，三十四戶的农业社，三个社主任（一正两副）

全是苗族，而且都是黨員，現在這個社已經擴大為四十三戶了：苗族三十戶，布依族十三戶，新添了一個比較能干的布依族副主任，兩個民族團結得更緊密了。社員中有六個黨員，七個團員。他們種的田地並不多，只有九百九十多挑田，一百八十多挑土（不包括租入部分），一九五五年增產了百分之二十六。

當地勞動着的社員們看見了我這個老熟人的時候，仿佛發現了什么寶貝似的，一陣雜亂地高聲喊叫着，都跑過來了，把我團團圍住，好象怕我跑了一樣，你一句，我一句地爭着向我描寫他們紅山村一年多來的巨大變化和社里目前的興旺情景。還有一些人包圍着區委書記鄭習庭，很關心地問他要什麼時候才辦高級社，他們都盼望着能夠早一點辦起來。社員們振振有詞地質問道：“指導員，是不是我們的覺悟還不夠呢？”

高小畢業生、面皮黝黑的苗族小會計李志東，說話帶着鼻音，有點甕聲甕氣，長得更高了，拄着一把新把子的鋤頭，站在我面前，目不轉睛地盯着我。我記得去年他剛開始學記帳的時候，動作還有點慢騰騰地，拿起筆來，就象發“雞爪瘋”似的顫抖；這次在區里，我就聽人說他到省城和縣城去學習過三次，已經由外行變成內行了。

青年團員陸家珍，一個十九歲的、一向調皮的布依族小姑娘，看見我很注意那個小青年，便走過來，仰起天真浪漫的小圓臉向我說：

“同志，你不要小看我們這個小會計，他進步得好快啊！”

学习了回来，記帳都用了新式簿記，挂得清清楚楚，他又会打一手的好算盘，工分从来没有記错过；人又謙虛，小师傅已經帶出了好几个大徒弟。你去問問，哪個社的會計不找他教？我們办高級社不愁沒有人材了。”

她說完以后，不等我回答，抿了抿小嘴，馬上提着鋤頭，象虾蟆似地又跳到地里去了。

一个瘦削的、臉上顴骨很大的苗族农民魯仁孝，从青石砌成的窑門旁边大步地跨过来，用粗嗓音問我道：

“同志，你恐怕还不曉得我家失火的事情吧？”

我微微吃了一惊，急忙問他道：“魯仁孝，我还没有听说哩！你家什么时候失火的？損失得怎么样？現在你有地方住嗎？”

魯仁孝看見我这样关心他，就源源本本地把失火的經過講給我听。他不但一点沮喪的情緒都沒有，反倒笑容可掬地說：“我虽說燒掉了一間茅草屋，好在社里今年增了产，我多分了好几挑谷子；社員們这个送我点家具，那个送我点木料，七拼八湊，政府又補助了我几十塊錢，这如今反倒盖起兩間瓦房来了。立房子那天，全体社員都来帮忙，也沒有請木匠师傅，都是自己人搞，四五天就在原地盖起了一座新房子。同志，我們凭良心說，这不是农业社带来的好处，是哪里得来的好处啊？”

郑書記滿意地点头說：“魯仁孝，你这个認識是完全正确的。”

魯仁孝把兩道粗黑的眉毛蹙了一下，似笑非笑地，放低

了声音說：“不过我还有点不满意政府哩！”

我紧跟着問他：“你有什么事情不满意呢？”

魯仁孝緩慢地用严肃的声音說：“政府因为我受了灾，沒有让我卖余粮，我就是这点不满意。你問我們社里哪家沒有卖余粮？只有我一家沒有卖，我心里真是不好受，連睡觉都睡不好。”

謝銀珍还告訴了我一些令人喜悅的事情：松林乡农民的孩子們大部分已經上了小学，年紀小的也进了新办的幼儿园。有不少农民一到晚上，都爭先恐后地到民校去学习。过去社里开会，总是要到各个寨子去叫社干或者社員們，現在大家只要一吃完晚飯，很早就自动地往社里来了。县委会发了一部收音机給紅山社，不到天黑，社員們都端了小板凳来听广播。有些农民晒着叶子烟，不住地点头贊叹，老年人的嘴上都露出了心滿意足的微笑，好象商量好了似的，一齐說道：

“这一下，我們不到北京去，也听得見毛主席同中央首长們的講話了，日子真是越过越有意思，大家努点力，在党的领导下，快点把生产搞好吧！”

郑書記和我听得很有兴趣，不約而同地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我向謝銀珍問起农民中是不是也还有人對农业合作化有意見的。

这位苗家农妇飽經风霜的脸上仿佛有点激动，直率地大声回答道：“有，有，怎么沒有呀！个別的上中农，尽管收

入井不少，他总觉得庄稼没有以前做得大，进帐那样多，入了社又瞒不了产，还要卖余粮，也不能多打粃粃，走亲戚了，他们是不大高兴的！”

在松林乡工作了一个多月，因为进城来开会，不久我又离开了那里。距现在已经八个月了，我一直没有得空回去。前几天在一个会议上，无意中又遇到了过去大园社的顾银山，他告诉我松林乡的变化和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今年二月间他们十二个初级社早已经转成一个五百多户的高级社了，当惯了小家的人，居然当起大家来了；但是这几个月来，工作是非常紧张的，从积肥、修水利、撒秧、抗旱直到这次的丰收，他们进行了不计其数的，剧烈的战斗。他兴高彩烈地叙述了他们的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后，接着就问我道：

“你怎么老是不回去呢？还记得欠了我们一笔帐吗？”

我才想起了我曾经答应过他们，回来后写一篇《再访松林乡》，连忙陪笑道：“不久我就要回去了；老顾，你是不是向我要帐呢？”

“当然要帐啊！欠了帐不还能行吗？”

“我的文章写成太晚了，好些人看过，都说这个材料已经过时了；我看，不如等我将来再写一篇东西，来描写你们高级社的新面貌吧！”

顾银山摇头道：“不，那是以后的事情；同志，难道你把那次访问当作回忆来写，都不行吗？我们没有昨天，就不会有今天；要是不经过前两年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哪里会走